

明黄与漆黑



作者简介：方紫颖，嘉兴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，作品散见于《读者》、《校园版》、《中学生百科》、《嘉兴日报》等刊物。

■方紫颖

我很早就在日记本里写下，“我不喜欢冬天”。

寒冷是冬的主旋律，我将手揣进口袋，以此渴求一些零碎的温暖；南方鲜少下雪，所以北国的银装素裹、大雪纷飞都与我无关。天总是黑得很快，它黯淡消沉的模样，令人不由自主地忽略那几颗零星发光的星星。

我安慰自己，冬季就是寒冷的，夜晚就是黑色的。

尽管天气严寒，我依旧出门散步，维持这项自己为数不多的爱好。走出校门，有个卖水果的小贩日日站在路边，我走过去，他便笑笑，问我买不买水果；向西走约百步，就是一条很热闹的小吃街。我记得我和朋友们在这里吃了许多好吃的。这些记忆离我很近，也很清晰——上个冬天发生的事，在这个冬天也弥足珍贵。

明黄与漆黑

天气实在太冷了。我慢慢地走着，以一种非常慢的速度，但我并不在意。人需要漫无目的地行走呼吸，这种短暂放空自己的方式令人感到幸福。无需思考那些远大的问题，也不必担忧个体模糊的未来。

漆黑的夜晚里，我只属于我自己。

也许是因为新的一年刚一开始，这条街上的人比以往都要多。小贩叫卖的声音在夜晚格外响亮，摊上的货品琳琅满目，像在开启新的一年的好光景；年迈的夫妇佝偻着背，不紧不慢的背影有岁月的沉淀感；年轻的女孩手挽着手，拎着大包小包嬉笑着往前走。明明是寒冷得令人心生疲倦的季节，人们依旧带着对新一年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热爱，行走在这一条小街上。

灯光明亮，映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洋溢出一片片喜悦。我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，正欲折返之际，一簇明媚跃进我的眼帘。

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爱心，由落叶堆砌，缀以明黄的色彩，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暖意。世界忽然变得明媚了。

是怎样的人在繁忙的生活中耐心收集落叶，又耐心将其拼成一个爱心；冬风对这一作品是如何温柔，又是如何维持着它的完整与美丽；来来往往的行人看见这个爱心是如何惊喜，又是如何记录这一平凡温暖的城市景观？

同框



作者简介：周珉潇，嘉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，热爱阅读与写作，相信文字是有力量的，我们能在文字中共振。

■周珉潇

一场旅行最值得收纳的，不是风景，而是寻常街头，我们的相遇、欢笑，同框定格。

2026年的回忆从江西开始。镜头里最珍贵的年度第一帧，并非名山大川，而是我们相遇与相聚的故事。

我们结识于大学社团，曾一起走过湘西支教的山村。那时还不懂学姐那句“社团结束后就很难凑齐了”的真正重量。直到大家各奔东西，才明白“凑齐”本身就是一场需要排除万难的奔赴。四个人要有共同时间，已是不易。所以我们

总说“下次吧”，而下次永远是未知数。直到有人考完试连夜赶车，有人清晨从家里坐硬座出发，有人为此推迟了兼职……才终于换得这一句“走”。

在城市景观大同小异的今天，走马观花的打卡早已失去意义。见面时聊不完的话，一起尝过的小吃，做过的幼稚举动……才是值得郑重“存档”的珍贵存在。

在八一广场的冷风里，我们踌躇良久，终于鼓起勇气，向两位正在拍照的女孩求助。她们笑眼盈盈，连连说“当然可以”。在飘着细雪的陌生街头，那部递出去的相机，像是一封无声的邀请函，一次别样的握手。我始终动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轻盈而奇妙的连接——在陌生城市，对陌生人发出请求，并收获毫不犹豫的善意。

每个人都像一条独特的轨道，一生中能与另几条轨道短暂交会、并肩一程，已是幸运。我们一次次按下快门，或许就是为这些终将错过的相遇，留下可供回望的坐标。

所以2026年的第一帧，不是江，不是楼，不是雪，是一张四个人都笑着的合照，和它背后那些凑齐的难、遇见的暖，以及我们心甘情愿为之奔赴的、人世间最寻常的相聚。

因为知道人生海海，同框本就很难。而每一次回看，都是对那份“难”与“暖”，一次次温柔的读取。

“妙妙屋”的米奇



作者简介：缪雨洁，嘉兴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，喜欢写作，热爱生活胜过爱生活的意义。

■缪雨洁

2025年底从嘉兴开车回家顺便去了趟国清寺，许下新年愿望，愿来年好，年年好。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带米奇去洗澡。

高中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叫“妙妙屋”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就像我给自己的世界盖了一座房子，里面砌着各种各样的砖瓦。同龄人小时候一定都看过《米奇妙妙屋》，今天的精彩，崭新的一天不要等待，起来跳舞，别再发呆”。去年六月份接小狗回家时，我说那就叫米奇吧。它是一只飞耳比熊，我给它的生定在六一儿童节。

2026开年的第一帧，是

把耙耙柑的皮放在米奇的脑袋上，模仿最近很火的表情包水豚噜噜，它就由着我们搞怪。这一帧是珍贵的。有小狗，有好友，有大笑，有爱，有温暖。

米奇刚到家时肠胃不好，一直吐，因为是新手养狗，我特别担心。睡前我都要叫好几遍它的名字，还有观察它的呼吸。后来习惯了一次次看到米奇做梦，四仰八叉地躺着睡觉，还有打嗝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安定感。

米奇还总是变样子，把它从小到大的照片拿出来比对，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是同一只狗。

尴尬期时，它的大耳朵耷下来不透气，因潮湿感染了马拉色菌，需要一直擦药。有一次洗完澡，药膏没抹好，毛发粘成一缕一缕的，一只耳朵立着，一只耳朵耷拉着，样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

小比熊还总是喜欢板鸭趴，好不舒服。但米奇不懒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时它没有一次落下地跟着。米奇一开始脚只够得着沙发的一半，但现在它都买不到合适长度的衣服了。

它胆子不大，却“又菜又爱玩”。在市场里被卖蛋糕的推车吓到后，从此只要听到叫卖声就冲人家叫，可推车一靠



答案并不重要。我拿出手机，将它收入镜头之中。落叶层层堆砌，我想自己不会忘记这个令人惊喜的美好了。它是那样热烈、纯粹，像是新年的一个小小彩蛋，让人雀跃欢喜。

夜幕沉沉。小贩还在叫卖，行人依旧来来往往，热腾腾的生活气息不为冬天所束缚，而是通过落叶与爱心折射出了别样的光彩。我抬头看看天，它依旧漆黑，宛若一块纯黑的电影幕布，却放映人们认真生活的每一幕。

我慢慢往回走，再次想起自己在日记本上写下的，“我不喜欢冬天”。我无法反驳那时的自己，毕竟过去那些一字一句的记录，都有其存在的道理；但此刻我也清晰认识到，哪怕在寒冷漆黑的严冬，生命同样会绽放出别样的明黄暖光。总有些纯粹的美好与人不期而遇，以落叶为载体，安静讲述着有关自然与人类的亲密，以及人与人之间传递着的那份温暖。

夜晚漆黑，但并不妨碍明日冬阳冉冉升起。

我回过头。那颗落叶堆成的爱心处于原地，行人熙熙攘攘，皆向它投以好奇又喜悦的目光。寒风吹落树梢上的叶子，它们有些落在这颗爱心上，让这份明黄变得更为斑斓。

缀以生命的热情与生活的热忱，整个世界化作一幅明黄与漆黑交错的画。



作者简介：赵璐，嘉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，热爱探索新鲜事物，喜欢绘画写作。

■赵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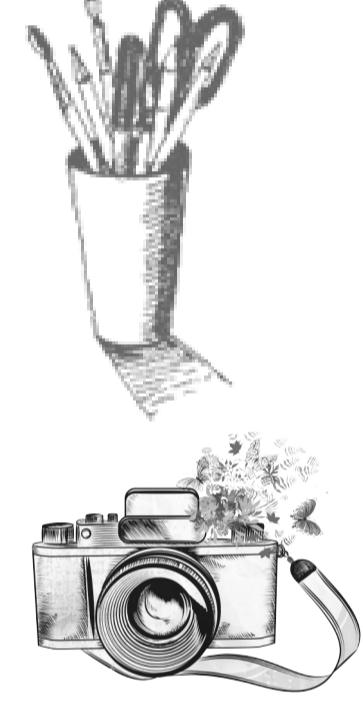
一顶灰色毛毡帽，一件简约的黑色羽绒服，揣起来的两只手，随着开口哈出的白雾，构成了我对你的第一印象。

那天，我和朋友站在宿舍门口闲谈等人，旁边是两个硕大的行李箱，一道陌生的噪音忽然加入，那是一口带着乡音不太标准的普通话，我一开始并没有听懂。

是揽客的骗子吗？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眼前这个怎么看都很普通的大叔，看着五六十岁，嘴里不住念叨着“要搬东西吗？我可以载你们一程，记下我的号码吧”。

实习一天后，我身心俱疲，只想快些打发他走。可他不放弃，笨拙地展示着自己的价值。抵不过他的坚持，也为了解回片刻的清净，我草草记下电话。恼人的声音刚消失，我心里却有些不忍：话是不是说得太重了？

正想着，那个声音又响



没人吃的五仁月饼，仿佛听见不远处，夹杂着欣喜与叹息的生产线的轰鸣。

它有时候是“荒诞”，有时候是“无常”。喜讯与噩运接踵，浪头一个个打来，忽而低迷，忽而高亢。我看“一山放过一山拦”的所谓“上岸”，落在各人头上，也是云卷云舒、不辨晴雨。我素来杞人忧天。翠翠等待傩送，流浪汉等待戈多。他们也许明天就会来到，也许再也不会。我听见歌尔蒙德猜测“也许一切艺术，甚至一切神性，都源自对死亡的恐惧”，我猜不止这些。

每当我躺在所谓“思想”的高枕之上，这一粒豌豆，就会残酷地嵌入我的躯体。“高屋建瓴”，是一道剥离血肉的锐利目光，它会刺痛麻木的世俗，我害浸泡在世俗里的、幸福的生活。我知道退路一直都在后方。

第二天上了飞机。飞机从重庆飞往杭州。小窗外风云变幻，我竟目睹了一处“龙迹”。
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山脉、什么支流。在“概念”与“词语”之前，我只带着本能的情感，与地球坦诚相见。

这是最原始的地球，莽莽山林，只如大树裸露地表的根

平凡的你

起：“运那么多东西到东门多累，让我载你们过去，方便。”

“两个人多少钱？”我问。他摆摆手：“给十块就好。”

朋友恰好回来，我便和他约好，如果八点半前收拾妥当就给他打电话。他点点头：“我会等，但也别太晚，我还要回家吃饭……”

回到寝室，我心不在焉，把护肤品当成洗发水，又差点把刚晾干的衣服丢进洗手池。我的态度实在太差了——对一个在寒风中等待，不知要碰壁几次才能接上一单的陌生人。我不该给他一个似是而非的希望，让他一个人在几米开外，不远不近地徘徊。

收拾过半，我下楼丢垃圾，不经意瞥见了他。他沉默地站在走廊外侧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像一棵依然挺立的老松。我想，他或许本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。

回寝室后，我加快了收拾的速度，和朋友大包小包到达楼下时候，却不见那辆灰扑扑的电动三轮车。我拨通电话，不多时，眼前便出现了他的身影。他一言不发，把最重的行李箱扛上了敞篷的后座。支付时，他亮出的收款码昵称是“专业烤冷面”。我笑着调侃，“叔，你还兼职冷面的生意呢。”

他自豪地说这是他儿子的摊，就在学生最爱去的集市

里。那一刻，他寥寥数语中勾勒出的父爱告诉我，为家人分担，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

“你们不知道？”他颇为惊奇。“当然见过！”我连忙搭腔，此言非虚，我确实经过那家冷面摊数次，只是未曾驻足购买。以后，或许可以尝尝。

坐在大叔身侧，穿行在熟悉的校园里，我思绪万千。他日复一日地行驶在相同的路上，搭载着萍水相逢的我们，他看到的风景会不会不一样呢？目光落在他那双快要融入夜色的墨蓝色手套上，我忽然举起手机，对着他拍了一张。角度很怪，光线也不好，却是我今年最满意的一张相片。

到达终点，他有条不紊地帮我们卸货，我甚至来不及道一声“再见”，那辆轰鸣的车子就已转身，消失在浓郁的夜色里。我欠他一句谢谢，也挂念他何时才能吃上那顿迟来的晚餐。

其实我见过他很多次，那辆灰扑扑的车上总会跳下来不同的学生，拎着各色行李。但我从未费心记过他，只留下一道黑沉沉的剪影。即便此刻，刚刚与他同坐几分钟后，他的样貌也已模糊，散落在雾蒙蒙的灯光里。

但我知道，下次擦肩而过时，我一定能认出他。

是他。千千万万个，渺小但努力生活的他。

龙迹



没人吃的五仁月饼，仿佛听见不远处，夹杂着欣喜与叹息的生产线的轰鸣。

它有时候是“荒诞”，有时候是“无常”。喜讯与噩运接踵，浪头一个个打来，忽而低迷，忽而高亢。我看“一山放过一山拦”的所谓“上岸”，落在各人头上，也是云卷云舒、不辨晴雨。我素来杞人忧天。翠翠等待傩送，流浪汉等待戈多。他们也许明天就会来到，也许再也不会。我听见歌尔蒙德猜测“也许一切艺术，甚至一切神性，都源自对死亡的恐惧”，我猜不止这些。

每当我躺在所谓“思想”的高枕之上，这一粒豌豆，就会残酷地嵌入我的躯体。“高屋建瓴”，是一道剥离血肉的锐利目光，它会刺痛麻木的世俗，我害浸泡在世俗里的、幸福的生活。我知道退路一直都在后方。

第二天上了飞机。

飞机从重庆飞往杭州。小窗外风云变幻，我竟目睹了一处“龙迹”。
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山脉、什么支流。在“概念”与“词语”之前，我只带着本能的情感，与地球坦诚相见。

这是最原始的地球，莽莽山林，只如大树裸露地表的根

脉，蛇行而去。夺父的跟腱、踝骨，逶迤而至髓腔。一根健硕坚韧的动脉，汨汨东流。高原上它生出无数鳞片、腿爪，须眉昂扬，背脊遒劲。它的神情庄严而温和，无爱无恨，不问功德与罪愆。

我寻觅它的子民的踪迹。没有村庄聚落，零星一小片开垦的土壤也几乎没有，荒漠接着荒漠，仿佛亘古走过的滩涂。

我想起摩天大楼，造在土地里的、脑海里的，蜂巢式层层叠叠，自诩高妙却危如累卵。

今日见此“龙迹”，恍若那天我读到佩索阿的《神秘的诗人》，醍醐灌顶。诗说：

“只有那些不理解花朵、石头和河流的人，才谈论他们的感觉。

谈论石头、花朵和河流的灵魂，就是谈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虚假思想。

感谢上帝，石头只是石头，河流只是河流，花朵只是花朵。

至于我，我写我的散文诗，我很平静，

因为我知道我理解自然的外观，

而不理解它的内核，因为自然并没有内核。”

第一场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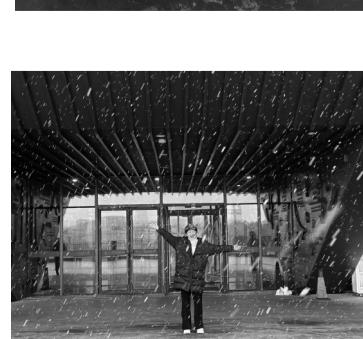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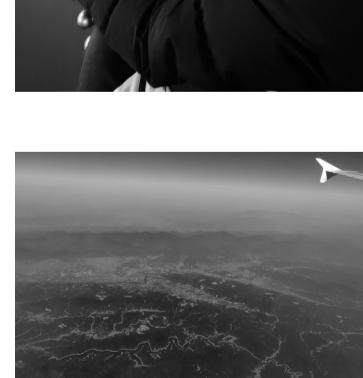
雪！我奔向楼梯，正好瞥见同为期末奋战的室友，似乎是某种心灵感应，一个眼神，她便读懂了我无声的呼唤，微笑起身，与我一同冲向门外。

门外早已散落着些许身影，在冷风里，有的旋转、有的来回蹦跳、有的就这样静静地站着，没有一个人撑伞，似乎都在竭力留住这份从天而降的美好。雪越下越大，变成了真正的漫天纷飞。它们乘风而来，远看像斜斜的雨丝，是极淡且细小的，却又不像水的透，有一种阻挡一切的纯白的力量，越到眼前，这雪的白也就愈发浓郁与强烈，雪粒也似乎膨胀开来，直到掠过眼角、落在衬里的领口，被雪拥入怀中也是一种冷冷的幸福。

然而，南方的雪，终究是吝啬的。午后，地面上已然不见雪的踪迹，只剩一摊摊已经晕开的水。

北方的雪，有晶莹剔透的冰花，有厚实饱满的雪堆。但此刻，我心中依然为这转瞬即逝的南方之雪而溢满感动——它带来了雪覆黛瓦的诗意，带来了冰雪交融的朦胧，更带来了红梅枝头的那一抹惊喜。

或许正是因为它来之不易、稍纵即逝，才藏下了我们那么多的珍惜与感动。



再也等不